

十七次中国科幻“银河奖”得主

何夕科幻精品系列

HEXI KEHUAN JINGPIN XILIE

异 域

何夕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POPULAR SCIENCE PRESS

何夕科幻精品系列

异 域

何 夕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何夕科幻精品系列:全6册/何夕著.——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9.1
ISBN 978-7-110-09864-6

I. ①何… II. ①何…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3174 号

策划编辑 王卫英
责任编辑 王卫英 曹璐
版式设计 中文天地
封面绘图 吴飞宇
封面设计 赵亮 中文天地
责任校对 焦宁
责任印制 徐飞

出 版 科学普及出版社
发 行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6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电话 010-62173865
传 真 010-62173081
网 址 <http://www.cspbooks.com.cn>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612千字
印 张 3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110-09864-6 / I · 559
定 价 180.00元 (全6册)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目 录

假设	1
异域	63
六道众生	103
故乡的云	197

假 设

包括这个世界在内的一切其实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假设。

——摘自《虚证主义导论》

一

“当我们说世界存在的时候，其实只是说明我们认可它存在的假设条件。”皮埃尔教授在黑板上很利索地写下这句话，伴随着粉笔摩擦黑板时发出的令人痛不欲生的吱吱声。讲台下的情形和平时一样，也就是说足够热闹，学生们都在很高兴地干着自己愿意干的事情。不能说大家没有上进心，根本原因在于上进心再多也没用。因为无论多

么认真的学生也无法在皮埃尔出的考试题面前感到轻松，如果有谁能够得 40 分以上的話，那是可以大大得意一番的。皮埃尔教的科目是一门选修课，从教材到讲义似乎都是他自己编的。也不知道原本是物理学教授的他，都是什么时候从脑子里冒出那些奇怪想法的。而偏偏他又是掌握全系学生生杀大权的系主任，而且听说他和雷诺校长居然沾亲带故，这多半是有根据的，要不然再开明的校长恐怕也难以容忍一个系主任像皮埃尔这样胡作非为。总之呢，从上学期开始，系里便多了一门谁也不敢不听，但谁也听不懂的名为虚证主义的课程。

何麦坐在教室的倒数第二排，这是他提前半小时占座才抢到的位置。当然，他没忘记给安琪也占了个位子。听皮埃尔的课而又坐在前排的话，那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噩梦。因为皮埃尔仅次于胡思乱想的第二大嗜好便是孜孜不倦地提问，而他在选择提问对象时，总是用那根轻巧的碳 60 教鞭随便指，指着谁便是谁。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让皮埃尔先生鞭长莫及的后排区域自然成了学生们的首选。现在何麦就坐在这样的位置上，紧挨着亮丽可人的安琪，面有得色地看着前排那些如丧考妣的晚到者。处于这种态势下的何麦在心理上是没有负担的，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可以听得进皮埃尔的几句讲话。比如，现在他就



听到皮埃尔正在信誓旦旦地宣称整个世界其实都可以看作是虚妄的。“它也许只是一种假设。”皮埃尔说，“比如中国古代一个叫庄周的人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醒来后他就想，也许自己真的就是一只蝴蝶，而作为一个人的自己只是这只蝴蝶所做的梦。这个问题在逻辑上是无法证伪的，如果我们认为庄周就是一只蝴蝶，那么也能够完全自洽地解释整个事件。正因为如此，这个问题千百年来常常引起争论。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世界可能只是一个梦境，或者说是一个假设。”

对于皮埃尔的这些奇谈怪论，何麦的第一反应其实并不是想笑（实际上他主要是不敢这样做），何麦更多的感受是从中悟出了某些诀窍，他甚至判定自己得到的才是皮埃尔的真传。无论如何皮埃尔是第一个敢于将世界建立在假设之上的物理学家（这种事以前只有哲学家才敢干），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他都可以称得上一代宗师。何麦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虚心好学的品质还是有的，这次自认为深得了皮大师的精髓，得意之中竟然眯上眼睛摇头晃脑起来。

问题在于何麦忘记了自己身材的高大，他这副陶醉的样子全都落在了皮埃尔眼里。要知道，皮埃尔先生自从在此登坛说法以来一直都自叹曲高和寡、知音难觅，今日冷

不防见到识得个中三昧之人，恰如“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惊喜之情霎时溢于言表。虽在情急之中，但皮埃尔倒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提问习惯，加上物理学教授对牛顿定律的准确运用，于是众人眼中只见教鞭横空飞起，空中转体 720 度之后不偏不倚正好敲中何麦的头。

“你，就是你。”皮埃尔喜形于色地叫道，“请问我们有什么理由断定世界只是一个假设？”

何麦终于意识到皮埃尔的确是在对自己说话，他的首要反应是有些尿急，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刚才教鞭刚好击中了脑部主管排泄系统的中枢。但是他已经没有退路了，皮埃尔提出的问题肯定都是此前讲到过的，也就是说会有一个标准答案存在。问题在于何麦根本就没有认真听过课，就算让他翻书他都不知道在哪一节找。那本教材足有几百页厚，里面是大段大段足以让人发疯的论述。从逻辑上讲，书里都是“庄周梦蝶、蝶梦庄周”之类的无法证明正确，但也无法证明错误的问题。

而皮埃尔教授的期待却很明显地写在了脸上，他眼巴巴地盯着何麦的脸看，弄得何麦益发不敢开口了。不过何麦也知道这样沉默下去的结果肯定不比胡说八道好，但是他又的确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假设，假设。”何麦心急火燎地四下张望，末了他心一横开口道，“我看有很多事实可



以证明我们的世界存在于假设中。比如我们一向用许多精确的数学定律来描述世界，而从这一点出发便足以证明我们的世界只是假设。”

四周立刻安静得吓人，这是第一次有人说可以用“事实”证明世界是一个假设，而且竟然是以精确与严谨著称的数学！就连皮埃尔自己也不曾这样讲过。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何麦身上。皮埃尔的眼神有些发蒙，安琪惊愕地仰望着何麦，此刻她大张的口里肯定塞得进一个鸡蛋。

何麦只能豁出去了：“拿最基本的欧氏几何来说，这是数学的基础，而它是建立在5个假设公理之上的，这些公理绝对是无法证明的，尽管常规的说法是不证自明。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承认全套欧氏几何，否则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无从认识。现在我可以下结论了，既然这些用来描述世界的理论都建立在一些无法得到证明的假设之上，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宣称世界也是一种假设。”

但是一个高亢的声音粗暴地打断了何麦的即兴讲演：“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看你是别出心裁，胡说八道！”皮埃尔的神色看上去就像是面对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老实说，能够让皮埃尔认为是别出心裁的人简直就没有，因为这相当于说某人比疯人国的国王还要疯那么一点点。

“下课。”皮埃尔轻轻摇摇头说，脸上一片萧索。

二

安琪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女孩，有一头褐色卷曲的短发，还有一双闪烁着淡蓝色光芒的眼睛。据她称，自己身上其实有六十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血统，那是她的一位百年前的祖辈带给她的。不过何麦倒是从来没能看出这一点。安琪与何麦从相识到相好几乎全是她主动的，她对何麦说：“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你那双很大的黑眼睛。”当安琪这样说的时候，何麦的心里很想说的一句话是“我也喜欢你的蓝眼睛”，不过他从未说出过。也许这就是纯正的中国人与不纯正的美国人之间最大的区别。

“我看你就准备补考吧。”安琪笑着打趣，何麦看上去越是懊丧她越是兴高采烈。

何麦的心情确实不好，他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有何必要胡诌一通。一想到以严厉著称的皮埃尔他就两腿打战。不过何麦一向是想得开的人，他向来认为，在厄运还没有变成现实之前就过于难过并不是明智的行为。离考试还有几个星期呢，现在还没什么麻烦。

事实证明何麦过于乐观了，因为马上便有人带话称皮埃尔教授要见他。安琪看何麦的眼神立刻变成了告别式。

皮埃尔教授并不像何麦想象的那样大发雷霆，恰恰



相反，他简直热情得过分，甚至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儿颤抖。皮埃尔百般殷勤地对何麦问长问短，并且还给了他一个长达 50 秒、其间换了 3 个姿势的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拥抱。何麦惊恐万状地面对这一切，他简直不相信发生的事。

“就是你了，就是你了。”皮埃尔脸庞发红地念叨着，他的目光一直凝视着何麦的脸。

“我，我怎么啦？”何麦小声地问。

“你就是我要找的人。”皮埃尔激动地搓着手，“只有你真正理解我的学说。没想到你那么快就领会了虚证主义的精华所在。”

“让我想想。”何麦抚着额头，他有点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是说，我答对了老师您的问题？”

皮埃尔打断他：“别这么叫我，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学生了，我们将是合作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你不会有意见吧？”

何麦轻轻吁出了一口气，皮埃尔教授深情款款的目光正直勾勾地盯着他。“您是说今后我再也用不着回答那些很……精妙……的问题了，是这个意思吧？”

“当然用不着了，而且你也不必参加考试。”皮埃尔语气肯定地说，“你的水平够高了。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的这门选修课打满分。”

何麦立刻郑重地点头说：“能与您合作是我的荣幸。另外我想向您介绍一位对虚证主义颇有见地的资深学者，她叫安琪。我们经常在一起研究相关的理论，我以我的专业眼光认定，她在虚证主义领域拥有极高的造诣。”

皮埃尔听到这番话时的表情完全可以用来诠释什么叫作“幸福”，都说知音难觅，想不到在一天之内他竟然能够两遇知音。“好，好。”皮埃尔连声道，眼睛眯成了一道缝。

.....

“就这些？”安琪睁着大眼睛问道，她差点儿呛得背过气去，她觉得何麦一定是疯了，“你对皮埃尔说我是什么什么虚证主义专家？你真……真的是这么说的？”

何麦点点头，低头啜了口咖啡。学校餐厅里人来人往，不过这个角落倒是很清静。“这下子我们俩不用考试就能过关，这有什么不好？”

“可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见鬼的虚证主义！”安琪叫道，“老实说，我平时听课就像是在唐人街听中国神父做弥撒，你居然说我是什么专家，也太没谱了吧，到时候我说两句话就穿帮了。”

何麦一脸坏笑：“你不要怕，老家伙没那么精。你看我三言两语不是也蒙混过关了嘛。我已经总结出来了，他



那套理论的主要意思就是证明世界上的每件事都是一种假设。老实说，这听起来复杂，做起来一点儿都不难。想想看，证明一件事情是假的应该比证明它是真的要容易吧。那天课堂上我被逼急了扯了点儿数学什么的，不也蒙过去了嘛！还有，在唐人街不是什么中国神父做弥撒，而是和尚做法场。”

安琪稍微镇定了些：“虽然我很想拿学分，但我还是很怕，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何麦压低声音说：“根据我的分析，老家伙搞的这套理论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弄得大家怨声载道，我看他也撑不了多久。不过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反正我们只想多拿学分，犯不着同他硬碰，这就叫‘曲线救国’。等到以后他撑不住了，我们还可以‘大义灭亲’。这也算卧薪尝胆的现代版本。卧薪尝胆，还记得吧，就是我以前给你讲过的那个中国几千年前的老故事。”

安琪听得两眼发直。“真厉害！”她大声说。

何麦白眼向天，面露得意地说：“那——是——”

“我是说在搞阴谋诡计这方面。”安琪哧哧地笑。

三

虚证主义专家何麦接手的课题是证明虚证主义第二论题：论物理学的虚妄。

皮埃尔教授总共提出了7条虚证主义论题，分别对应着数学、物理学、化学和哲学等。按照皮埃尔的说法，第一条论题已获得证明，即他已经证明了数学的虚妄性，这也是他努力半生才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在皮埃尔教授家中的一间密室里，何麦见到了一摞厚达几十厘米的手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几乎没有人能看懂的内容。皮埃尔自创了许多古怪的符号来表述他那些比符号还要古怪的思想，这让阅读那些手稿的感觉就如同阅读天书。何麦在皮埃尔教授的指导下，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半懂不懂地啃完了一小部分手稿。本来老家伙的意思是想让他通读全篇的，但后来看到何麦的确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才只好暂时悻悻住手。饶是如此，何麦的感觉也像是死过了一回般难受，那些高高矮矮、胖胖瘦瘦的古怪符号在脑袋里足足莺歌燕舞了半个多月才渐渐息声、渺不可闻。

直到这时，何麦才明白了皮埃尔教授为何会将自己引为同道，原来他那天在课堂上的一通胡诌竟然完全契合了虚证主义的要义，手稿里甚至包含有何麦举的那个有关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例子。在这部名为《虚证主义导论之一：论数学的虚妄》的天书里，皮埃尔站在独步古今的理论高度上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论点，即数学（它几乎与人



类同样古老) 这门学科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假设。什么数字啦, 算法啦, 点啦, 线啦, 面啦, 都是出于人们自己的臆想和假设。比如说, 我们对点的定义是没有长度和宽度的存在, 而对线的定义则是没有宽度的存在。按照皮埃尔的观点这纯粹是胡扯, 既然是定义就应该从正面阐述, 哪能用“没有”这种词语来定义呢? 难道我们能够说所谓“物质”就是“非虚无”吗? 或者说所谓“虚无”就是“非物质”吗? 这样说了不是等于没说嘛。可问题在于, 当人们阐述数学的那些最基本公理的时候不得不这样讲, 而这恰恰表明数学的确是基于某些无法加以证实的纯粹假设性的东西。

当然这只是一些皮毛性的介绍, 虚证主义对此有相当完备的阐述, 其强大的说服力甚至足以让像何麦这样神经一向正常的人也对整个数学体系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有一个一直得不到完全证明却得到众多事例支持的观点, 即数学与物理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比如说, 广义相对论描述的引力空间其实就是非欧几何学上的黎曼空间, 两者在性质表现上几乎没有任何差别。这从侧面增强了何麦论证第二论题的信心和决心。实际上皮埃尔之前的研究也是一直循着这条思路, 他找到当今众多物理学理论的数学基础, 然后挨个论证这些基础的虚妄性。应该说这个方法的思路

并没有错，只要动摇了这些物理学定律赖以存在的数学理论，也就相当于动摇了定律本身。但是皮埃尔很快发觉这样做是一种间接的方法，说服力稍嫌不足。所以皮埃尔教授给何麦提的课题便是直接证明物理学的虚妄。老实说，皮埃尔决定将课题交给何麦的时候是有一些感伤的，他本以为该由自己亲自来完成这件事。

从逻辑上讲，何麦接手的课题是虚证主义的最核心部分。由于物理学的基础地位，一旦证明了物理学的虚妄性，皮埃尔教授梦想一生的虚证主义大厦也就算是建立起来了。皮埃尔自然深知这一点，所以当他做出这番安排的时候，其实已经有近于托付衣钵的意思了。要说起来呢，皮埃尔教授也不过六十挂零儿，倒也不用急成这样，只是他实在是太看重这套理论了，所以才会尽力考虑周详。皮埃尔担心万一哪天天妒英才自己有什么闪失会造成学脉不继，那他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四

皮埃尔教授的实验室最大的特点之一便是无法与卧室区分，卧室里有的备件诸如枕头啊、裤头啊之类的东西这里全有。这倒也并不奇怪，因为皮埃尔教授每个月有一半以上是睡在实验室的。何麦刚来的时候还不太习



惯，但没过多久他就从中发掘出了一些好处。比如他可以在工作时间堂而皇之地睡上一觉，理由嘛当然是昨晚思考某个命题太辛苦了，反正他现在说什么皮埃尔都信。他们是知音嘛，还说啥呢？就像现在，正是上午10点钟，皮埃尔授课未归，整个实验室就成了何麦打瞌睡的地方。但是天不遂人愿，何麦正做好梦呢——所谓好梦就是指梦里只有何麦与安琪两个人——门突然开了。何麦惊起后发现来人并不是皮埃尔，而是一个身形壮硕的男子，而那人脸上的惊诧的神情更在何麦之上。

后来的事情表明这只不过是一场虚惊，来人是皮埃尔教授的堂侄马瑞，他有此处的钥匙，他是来给皮埃尔送支票的。何麦从旁边瞟了一眼支票上那个惊人的数额，内心更加坚定了为虚证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之前何麦的确有些纳闷儿，只凭皮埃尔教授一个人发疯怎么也不可能建立起这么一个设施完备的实验室，想不到这个疯病原来是家族性的。

不过出于礼貌，确切地说是出于对支票的礼貌，何麦还是热情地给马瑞送上了咖啡。马瑞矜持地啜了一口后放下，探询地问道：“何麦先生，您是我叔叔的学生吗？”

何麦挺挺腰板说：“我是皮埃尔先生的合作者。”

“合作者。”马瑞低声重复了一遍，目光快速地从何麦